

深邃的目光，亲切的笑容

——怀念恩师冯天瑜先生

□ 刘川鄂

1977年底，我从湖北边远山区建始县花坪东升大队知青点，考入武汉大学，成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我们就听说，历史系有一个有名的老师叫冯天瑜。冯老师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武师生物系毕业。传闻在20世纪70年代就写过《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小册子，受到最高领导人的嘉奖。当时流传一句话，说“小冯比老冯写得好”。老冯即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冯友兰，而“小冯”就是冯天瑜——我们这所普通师范院校的历史系教师。未谋其面，他就成了我们的传奇——聪慧的大脑，明晰的额头，深邃的目光，亲切的笑容，令人过目不忘。

真正成为冯老师的学生是1985年。我从建始一中考入已改名为湖北大学的母校，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有门课是《中国文化概论》，讲授者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冯天瑜老师。那年他才43岁，已经是正教授了。他给我们十来个同学讲中国文化的特质，抓住封闭地理、农耕文明、天人合一、家国天下、家庭本位、等级伦理等关键，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对我启发颇多。我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点，大都源于冯老师的讲授。我的课程论文《试论鲁迅的文化观》，从老师的基本观点出发，从各个方面阐述鲁迅的文化思想和贡献，洋洋洒洒写了约2万字。老师的批语我至今难忘：“再向深处挖掘，能写出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与其求全面不如求专深。”他是我鼓励的语气批评我写得不够深透。专深才是做学问追求的方向，这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令我受益终身。

冯老师有家学渊源，也多才多艺。一起聚餐时，他偶尔会给我们画人物速写，惟妙惟肖。还会吹口琴、拉二胡，来一段喜欢的曲子。1986年冬，他带我们参加黄冈师专承办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杜维明、成中英、汤一介等学术名流关于中国文化的碰撞交流，使我们大开眼界，大长知识。晚上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唱歌、打扑克，说说笑笑，淘淘乐乐。他唱了一首家乡红安的歌谣：“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纵是好朋友，他热我也热。”还指挥我们一起表演《幸福拍手歌》。30多年过去了，简陋客房里拍手跺脚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也是老师亲切可爱的人格影像。

1988年6月，我们这一届4个同学进行硕士论文答辩，答辩主席就是冯天瑜老师。其中一位同学的答辩题目是《路翎的小说世界》，导师是他舅舅舅，认为他论文还有问题，明确在会场提出期望评委不让他通过答辩。还是冯老师做“和事佬”，说服大家表决通过了。问题归问题，宽和要宽和，尤其对学生不求全责备——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也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在沙湖群流传了很久，很多年。

冯老师在湖北大学期间，我曾动过是不是应该给他写一部评传的念头，学界们说还不到时候。大家觉得，先生本是一个温和型的思想家、靠事实说话的平和的学者，从来不以妙语惊人、不以狠词惊世。为他写评传的想法遂暂时搁置。

有冯老师在湖北大学，我不仅觉得骄傲，且觉得心安。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慢慢听到了他要离开湖北大学的消息。1994年，他真的离开了，到了武汉大学。1994年，我到武汉大学攻读现代文学专业在职博士，偶尔在珞珈山上能看到冯老师的身影。另外的见面场合，大都是在学术研讨会上。有一次，在一个官方活动中，冯老师作主旨发言，对中国孝悌文化有所肯定，我在听的过程中有点不以为然。讲完之后，我们一起去吃工作餐途中，我谈到了我的疑惑。当时，老师还是那样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地对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会儿说不清楚，此刻不是一个适合讨论的场合，今后有空我们单独讨论。

这个单独的机会，很久才实现了。那是我得知冯老师因为癌症住院到医院去看望的时候。他在与病魔的斗争中还笔耕不止，几乎年年有新著出版。他还记得我几年前质疑的话，亲切委婉地说：“川鄂呀，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评我能够理解，但我常常疑惑的是，如果把传统的东西全部丢掉，另起炉灶可不可能？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可能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应该尽可能地吧传统文化的哪怕一丝一毫的、能够用的东西拎出来，试试？”

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这是困扰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元问题、大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岂可轻言对错？但是天瑜老师的这段话，对我真的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后来冯老师在武汉大学又搬到了院士楼。我的同事、长期跟他学术合作的聂运伟教授，带我去过几次。老师有时候行走就没有那么畅快了，我忍不住偶尔要扶他一下。每次谈的都是学问，每次他都给我送他的新著。对此我非常感慨：这么一位身有疾患的老学者还有那么多新的著作，还总记得我们这些老学生。

我在湖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期间，有很多学术活动需要他支持。2019年12月，我们举办《周勃文集》首发式，他身体有意，专门写来了祝福语，嘱我在开幕式上诵读：“……周勃兄是好友，与他多年交往，我深悟‘友直友谅友多闻’之妙道。”他是最不端老师架子的老师，不端名人架子的名人，永远那么低调谦逊，令人尊敬。

5年前的春天，新冠疫情来袭。我和老师被阻隔不能见面，但这年却是我们电话和微信交流最频繁的一年。那一年也是张爱玲100周年诞辰，我写的《张爱玲传》增订版要出版，按出版社要求，邀请四位名家书写推荐语印在书腰上。我微信请在病中的冯老师为我写评语，他慨然应允。考虑到他身体不佳，我还拟了一个草稿，他的微信回复是：“祝贺。推荐语稍修订。刘川鄂是张爱玲研究里手，自1980年代以来有多种评张论著面世，卓见迭出，今次增订版《张爱玲传》集其大成。欲知文坛女杰坎坷人生经历、创作妙道，不可不览此传记也。”随后又补发了一条：“可再改、补。因癌症复发，我住院多日，明天手术。”这一天是2020年9月8日，他手术的一天还在我为我费心费神，还特嘱咐特殊时期不让我去看望他。我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

第二年疫情管控稍松。4月10日下午，我和聂运伟教授，还有湖大历史系毕业的帅巴人老总向吉贤、冯莉夫妇到他家探望。吉贤夫妇看着在电视上、照片上和现实中的他总是穿着那件鸟灰色的夹克，觉得过于简朴，专程到大商场给他买了一件比较好的夹克衫。这对细心的夫妇不敢买过于高级的衣服，怕他觉得奢侈，跟他的风格不搭。

2021年12月的一次拜访中，冯老师跟我们讲了“冯氏家训”的六字箴言：“远权贵拒妄财”。我得知，湖北大学首任、次任校长人选都是先生，他两次都婉拒了。据传曾有高层领导想调他到北京担任中央党校的教研室主任，他也没去。领导看望慰问他时，事关单位和个人任何要求，他都不提……一流学问，谦谦君子，我内心里面充满感慨。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师。

2022年底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冯老师和我们几位弟子都是球迷，大家在微信群交流频繁，一个月里近千条微信，畅论足球。他也看了很多场比赛，跟我们交流，几乎对每一场比赛都有预测，且大多预测准确。一个月的观赛讨论快结束时，临近决赛，他又留言给我们，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看世界杯了，希望下次、下次世界杯我们能够把精彩的比赛通过特殊的方式告诉他。赛事未完，他又住院了，且不允许探视。我们都非常关心他的病情，祈祷他一定能好起来。

“12月22日：肺感染，上呼吸机，约需两月。”这是他在群里发的最后一条微信。上呼吸机就说明很严重了，我们心情沉重。第二天我向群友们报告：天瑜老师在医院里情况可能不太好，让我们一起默默为他祝福吧！期待他平安渡过难关，早日康复出院。我还特别给我在医院的朋友、主治医生打电话，拜托他们多关照。

不想20天后，我们敬爱的冯老师就与世长辞了。那一天是2023年1月12日，10点41分，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岁月无情，感念恩师。感念他给我论文写的评语、给我题赠的一册册厚重的学术著作，难忘他在病房跟我讨论传统与反传统的场景，他给我的《张爱玲传》所写的推荐语，他在疫情中给我的指点和鼓励，还有他给我们讲的冯氏家训，还有他那深邃的目光，亲切的笑容……

夜雨修书情满纸

□ 魏天无

霍俊明编选的《夜雨修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收录著名学者、评论家、诗人陈超与朋友间重要的往返书信219通，时间跨度从1981年至2004年。只需看一眼往来通信者名录，如牛汉、昌耀、贾平凹、唐祈、邵燕祥、谢冕、钱理群、林莽、舒婷、西川、韩东、王家新、于坚、欧阳江河、程光炜、唐晓渡、崔卫平、徐敬亚、周伦佑、臧棣等，便可知这部书信集的史料价值。有评论者称之为半部当代先锋诗歌史，编者认为它“为当代先锋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可以说，它既是中国当代诗歌史、文学史的载玻片，也是管窥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典范样本。

在诗学研究领域，陈超公认的最明显的两个特质，是生命诗学的建构与文本细读的实践。犹记当年阅读他的《生命诗学论稿》及其修订版《打开诗的漂流瓶》时，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噬心”。他认为，诗歌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对生存题材的处理，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能否予以接受者噬心的疼痛感。真诚的诗人作家，按照他的说法，对生存和生命保持了更尖锐的开掘和追问；诗人在不计代价的语言历险中体现出的“求真意志”，让诗发出奋不顾身的辉光。生命诗学与文本细读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对个体存在的勘探与追问这一宏大命题，须经由文本细读实践来坐实；但文本细读若没有更高的目标设定，则会让解读者陷入形式技法的泥潭。

在《夜雨修书》中，无论熟悉的还是素昧平生的诗人朋友，都对陈超圆融、扎实、有穿透力的细读功力赞叹不已。他的细读不仅能道人所未道，而且常常品读出诗人自己未觉察的意蕴，于坚称之为“分析一粒米”。我在撰写《如何阅读新诗》时，曾完整引用他细读布罗茨基名作《黑马》的文字，几近两页篇幅。我几乎无法对其删节，一方面它具有严密、自洽的解读逻辑，另一方面是想以此向读者示范，严格意义上的“细读”究竟是怎样的。我注意到他使用了新批评重要术语之一的“语象”，而未采用“意象”。在新批

评看来，读者在诗中看到的并不是“意象”或“象”本身，而是语言符号；这是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的重要区别。今天的批评家或多或少都受过新批评的影响，我们所接触的新批评资料远超过当时，有多少人在细读上超越了陈超呢？又有多少人在认真借鉴域外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构建自己的、本土的诗学蓝图呢？细读的重要性，是为了更精准地达成与诗人、文本深层次的对话，进而评判其在“噬心”主题上的达成度。

比如在给寇宗鄂的信中，陈超说他的诗“悄悄地弥漫在我周围的空气里，慢慢使我觉得，生命尽管是轻描淡写的、无助的，但它又是那么坚卓、高蹈，充满着自如的透明”。在其中，“良心比形式更有意义，忏悔比语言效果更显著”，故此，“我不得不采取了细读！”将细读仅视为对形式技巧的字斟句酌，又习惯性地“望词生义”而偷换掉其真实意指，这种情形并不只出现在诗歌批评中。按照西川在2002年信中所述附《内行的工作》中的看法，这些批评家“既没有‘艺’的直觉，也没有‘思’的精神，也没有‘史’的眼光”。陈超无疑是他心目中三者融合的代表，“他把‘思’与踏踏实实的细读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这种结合，显示了他对于诗歌文本的尊重”。

《夜雨修书》让人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弥漫其间、属于特定时代的理想主义气息，如今它被未亲历者视为怀旧心理。只有在这些书信间重返现场，你才会真切感受到当年看似缥缈的理想主义，实则是积极现实主义的别名；理想不是现实，但必须钻入现实打量一番，也必得以批判性眼光审视现实，方能得其真谛。基于个人化诗学理念，对诗界敏锐的洞察，以及对诗人文本大面积阅读，陈超对写作中功利现视的心态十分不屑；他虽然娴熟于诗艺的品评、诠释，但在各种声音、立场针锋相对，“经济暴力”压制艺术审美追求的语境中，更为关注诗人的操守和写作的良知，看重艺术超越性功能。他呼唤“一切坚持高洁纯真的‘细读’”（致王家新，1994），认为“当今的学术，不是智力障碍的时代，而是良知障碍的时代。在良

知发生障碍、追求功利现视的时代，智力越好，越会出大问题”（致郑单衣，1997）。他十分欣赏和推崇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刘翔，感觉他是能做大事的人，“有一种狂飙缭绕的场”，希望他能“将一半精力用于诗学”，直言“将本土诗学提高到应有的标高，是你的责任”。

而诗人们在通信中体现的狂傲个性、舍我其谁的磅礴气势，深信大家抱团取暖、互相激励便能改变诗坛格局，提升中国诗歌创造力的心态，不能不令人动容。比如于坚写道：“中国文学已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仅仅是‘才气、空灵’是混不得的，时代需要‘巨匠’。”（1990）“我对诗一直有一种使命感，我要负责的并非‘诗人们’，而是更伟大的东西。”（1995）王家新认为，诗要想获得新生就必须接受压力，挑战和考验，确立其精神、品格，使之具有“真正的尖锐性、可能性、拓展性”（1990）。西川意识到当代文化正处于岔路口，“我们要么成为骗子，要么成为诚实的人；要么成为白痴，要么成为有理性的人。我们当然企望在文化方面、在思想方面、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但这首先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霸权”（1997）。当然，这一切看似狂放的言论，建立在诗人们深刻的自我解剖的前提下。

书信史料价值的不可取代，还体现在它书写时的赤裸与纯粹。传记与回忆录，出于各种原因会被修饰或删削，而手写信的交流却近乎“一次性”，双方都不大可能预料将来会被整理出版，故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倾泻真情。在《夜雨修书》中，我们除了领略诗人、批评家在诗歌、文化方面的对话与碰撞，还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声气相投，情深意长。诗人的生活是时代生活的横切面，呈现在不同信纸、不同格式、不同字体间。且不说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胡适等巨匠的书信集的巨大价值，在现代诗歌领域，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的“三诗人书简”《抒情诗的问候》等，已成文学经典。如同编选者霍俊明所言，书信是对“命运伙伴”和“灵魂朋友”的寻找。阅读书信集亦可作如是观。

冬天到，肉饼香

□ 周耘芳

一阵阵北风吹过，一场场寒气袭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在这个享受美好生活，享受美食的冬季，让我想到故乡的猪肉饼子，圆圆的，香香的，带着猪油香甜，散发着葱蒜味道的猪肉饼子。

在鄂东地区的湖北省大悟县，无论大街小巷，还是乡村小店，一年四季，随时随地都能发现三三两两的猪肉饼子店，这些做肉饼子的师傅，每天起早摸黑忙着做猪肉饼子。做猪肉饼子需要的工具简单，只需要用黄土烧制的半截水缸，在半截水缸上面反扣一口铁锅，用水泥将水缸和铁锅密封起来，就成了一个不透气的瓷缸。

在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土掉牙的瓷缸。多少年来，为了生存生活，做猪肉饼子的师傅选一个固定场所，做起一个小小的房子，或者支起一把太阳伞，架起揉面的木制案板，安顿好瓷缸，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早早起床开始做肉饼子。一阵忙碌，只见椭圆形的瓷缸里，木炭火在燃烧，师傅系着棉布褂子，挽起袖子，麻利地揉面、包肉、贴饼，不一会，红红的瓷缸里，就能用火钳夹出一个个热乎乎、猪肉飘香的饼子。

平日里，人们吃早餐，油而不腻的猪肉饼子就是首选食品。每天早晨，从饼子店里飘出猪肉饼子香味，来自四面八方到城镇赶集的农民，到河边废弃的木筏吵醒，这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一年中最后一次，昨晚的风，躲在野芦苇的叶里重量使它倾斜，向所有经过的人敬礼。

再一小时之后，阳光来河面洗脸然后隐身，附近架桥的桩机降下身軀开始愤怒的一天，这是围绕城市的道路，这是不计时间的奔跑，大地无言，宁愿被伤害，这里的早晨已没有从前的味道。

在沉湖

沉湖路上，风和电讯比赛
收集散落的兴奋
春分之后蚊虫的机群
从蓬草上起飞
一次又一次封锁瞭望的眼线
而湖面，偶尔一只白鹭滑翔
在初生芦苇和浮萍之间
比每个闯入者都神闲自在

另一夜

一夜才开始，住所边林地上
有些野花在忙碌吸引星光
疏淡的问候，使周围安静
通往湖区的路面，停靠两三人影
卸下疲惫的白天
加重尘埃的重量
草花和鸟对话，我听见
石头和果实争吵
被刺痛的夜色变深了一次
前方池水里还枯瘦的荷梗
也动了一下，这已是春天的夜

桥李村的早晨

玉米地上空鸟声在给晨雾播种
冬至前的飞行
把河边废弃的木筏吵醒
这已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一年中最后一次
昨晚的风，躲在野芦苇的叶里
重量使它倾斜
向所有经过的人敬礼
再一小时之后，阳光来河面洗脸
然后隐身
附近架桥的桩机降下身軀
开始愤怒的一天
这是围绕城市的道路
这是不计时间的奔跑
大地无言，宁愿被伤害
这里的早晨已没有从前的味道



《北方的家》(油画) 戴德雨 作